

# 塔前人家

■ 孙 妍

看见了吗？就是那座古塔。塔尖是歪的。塔身上还有几道子裂痕，但那裂痕明显是被修补过的。修补过的塔身显得有些沧桑，像是向谁诉说着什么。

年代已久，谁也说不清楚这座古塔的来历了。每到初一、十五，总是有善男信女们过来烧香。要是遇上庙会，这里就更热闹，周边十里八乡的人聚集到这里来拜拜塔神，图个吉利。

塔前不远处有一排房子，最后边的那一排是老兵家的。老兵是个智障男人。三十好几了，才娶了媳妇。媳妇小他十八岁，是个外地姑娘，叫铃铛。确切地说，老兵这个媳妇是拿钱买来的。要不然，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女人，哪个肯嫁给智障男人老兵呢。铃铛嫁过来那年，刚满十八岁。

“铃铛，快点。奶奶要拉屎。”喊铃铛的是老兵的母亲秀英。秀英一手抱着三个月大的小孙子，一手拿着奶瓶子正在给孙子喂奶。秀英坐在门前台阶上，脚底下围了一群鸡。鸡咯咯咕咕地叫着，来来回回地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。有淘气一点的，会扑棱棱飞起来啄几下旁边一张吃饭的小桌子上的剩饭粒。秀英拿奶瓶的手一挥，嘴里叫一声“偷嘴的鸡”，那一群鸡便呼啦啦散开来去，但不一会儿，又咯咯咕咕地围拢了过来。秀英也不恼，有时候指着一只花公鸡对小孙子说：“来，看花公鸡喽！”

“来了，来了。”铃铛一阵风地跑过来。她胸前围着一个花围裙，满面的面粉，一头的秀发都快被染成白色的了。也许是刚生完孩子，她的身子还没有复原，显得有些臃肿。但看上去很结实。

铃铛一过来，那一群鸡又呼啦啦被惊到一边去了。铃铛径直走向东边的屋里。屋里躺着不能自

理的老人是老兵的亲奶奶，八十岁了。吃喝拉撒都在床上。“奶奶，你先等一下，我来了。”铃铛一边跑过来，一边顺手从奶奶床底下拿出了便盆。奶奶嘴里喃喃地说，铃铛，铃铛……也不知道她要说什么。铃铛一只手把奶奶的上半身抱起来，说是抱起来，其实就是把奶奶拖向床头，让奶奶半靠在床头上。她费力地把便盆塞在奶奶的屁股下面。“好了，拉吧。”铃铛折腾得有些急，她的脸上微微发红，有些喘息。她弓着身子，一只手扶着奶奶，一只手提着便盆。奶奶哼哼呀呀嘴里说着：“铃铛，俺真是老累赘呀，累赘……”她那一头凌乱的头发，黑白相间，像一堆乱草。铃铛在奶奶拉屎的空档，渐渐地恢复了平静。等把奶奶伺候好，铃铛笑着走出了东屋。好像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“铃铛，今天做了多少斤面了？”秀英看见走出来的铃铛问道。

“差不多快五十斤了。”铃铛一边答话，一边伸手要抱抱儿子。秀英嘴里嗔怪地说着，哎呀呀，你看看你，一身的白面。一边把孙子交在了铃铛的手上。又用手轻轻地帮铃铛弹了弹头发上的白面粉。铃铛抱起儿子使劲地亲着，三个月大的婴儿已经会笑了，把嘴巴张开来，瞅着铃铛无声地笑。铃铛、秀英都笑了。两个人脚底下那一群鸡咯咯咕咕地叫得更欢了。落日的余晖洒满了这个家院，一院子的欢笑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了出去。

西边屋里放着一台压面条机。铃铛的工作就是每天守着这台机器压面条。白面条、杂面条、宽面条、细面条。北方人爱吃的面条，铃铛都会做。街坊邻居，三乡五里的人家，谁家要是吃面条，都跑

过来找铃铛。三斤、五斤，十斤、八斤，铃铛只收取加工费。这个小小的手工作坊便是铃铛和婆婆秀英唯一挣钱的门路。铃铛喜欢这份差事，尽管做这种小本生意，辛苦，但风吹不着，日晒不着，铃铛感觉到自己已经很幸福了。在自己的娘家，铃铛长到十八岁，童年的苦，铃铛记得清清楚楚，她还从来没有吃饱过饭。说这话，也许会让人不相信，但真的是那样。铃铛当年被媒人领着过来时，寒冬腊月天，一条单裤穿在身上，脚上有一双布鞋各自破了一个大洞，露着两个大脚趾，冻得人瑟瑟发抖。秀英一见铃铛，一把就搂过来，紧紧地揽在了怀里。嘴里念念叨，一口一个我的宝贝儿啊！一句话，让铃铛眼圈就红了起来。

铃铛还在娘肚子里，爹就没有了。娘生下铃铛来，月子没坐完，一场大病就夺走了她的命。乡下人都说铃铛命真硬，克死了亲生爹娘。铃铛的奶奶把铃铛养到了十八岁。有媒人来说，让孩子嫁个好人家吧，好地界，就是远一些，但那里不愁吃，不愁喝，白面馒头管吃饱。最主要是那个婆婆秀英是个好女人啊，是一个会疼孩儿的好女人。你们可着劲地去打听，十里八乡，谁不知道她秀英是个知疼知热的人呢。只是这个女人命有些苦，嫁个男人是傻子吧，还跑丢了……但秀英这个女人要强，硬是把家打理得有条有理，吃穿不用愁。媒人说得唾沫星子乱飞，就是不提铃铛要嫁的这个男人半句。铃铛奶奶搂着铃铛哭，她心里清清楚楚，能到这么远来讨房媳妇的男人定是有什么短处。家境吧，应该是能过得去的。那个地界，奶奶也听说过。平原地界，总比这深山沟里日子好过，最不济的也是个一般人家吧。铃铛奶奶寻思着，给媒人留的话音也就有了口。铃铛替奶奶擦擦眼泪说：“奶奶，奶奶，别哭了，铃铛知道奶奶最疼我。”奶奶哭得更猛烈了，她把铃铛紧紧地搂着，嘴里反反复复就是一句话“我这苦命的傻闺女啊……”奶奶收下了彩礼，这门亲事就算定了下来。

铃铛嫁过来，按照习俗，秀英大摆三天宴席。请了亲朋好友，乡里乡亲，还请了戏班子唱了一台大戏。谁都知道，三十几岁的老兵讨了一个漂亮的小媳妇。

吱呀一声门响，一个脑袋探头进来。一张看上去憨厚的脸洋溢着笑。“娘，我饿了。”探头进来说

话的这个人老兵。无论什么时候，老兵见秀英的第一句话就是饿，好像他天生下来就是个吃货。他眯着眼睛嘻嘻地笑，一边把一只眼睛挤成一条缝隙。老兵两只手紧紧地抓着门框，他冲着秀英看一眼，又把目光瞟向西边屋里正在忙碌的铃铛。“铃铛呢，铃铛呢？”老兵眼睛瞅着铃铛，还明知故问。秀英见是儿子回来，喉咙里啊哈一声，又嗔怪地说：“你个大兵，铃铛正在干活呢，你又出去疯跑了半天。来，快进来，进来洗洗手，帮铃铛干活。”秀英一发话，老兵抓着门框的手一松，当当一声响，老兵就把两扇门推得展开。他趿拉着一双鞋子走了进来，又斜眼看着秀英，一边嘴里说着：“铃铛呢，铃铛呢。”跑到了西边屋门口。

压面机正在嗡嗡地响着，铃铛弯着腰麻利地忙活着。她看到了站在门口的老兵，铃铛笑了笑，冲着老兵指了指屋子里的一张破床，示意老兵进来。老兵心领神会笑模样地走了进去，一屁股坐在了那张堆满杂物的破床上。老兵依旧是笑，不出声地笑，他的眼睛还是那样，一只半眯缝着，另一只睁得大大的。铃铛终于停下了手里的活，机器也在一阵嗡嗡声中停了下来。铃铛回转身，变戏法地从哪里掏出来一只红彤彤的苹果。她把苹果递到老兵面前，说：“给你，吃吧。”老兵笑，黝黑的脸上，露出来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。手一伸，那只红苹果便落在了自己的手里，老兵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铃铛看，然后把那只苹果举起来，羞涩地送进嘴里，一口下去，咬掉了半只苹果。“看你，慢点吃。”铃铛爱怜地说，一边帮老兵提了提衣领。在铃铛眼里，这个男人就像一个大孩子一样，铃铛对他呵护着关爱着。

“铃铛，铃铛，奶奶要喝水了。”秀英在院子里喊道。

“哎，来了。”铃铛跑过去。

“一会儿拉屎，一会儿又要喝水，这才多大点工夫啊。你想累死我们铃铛啊！”秀英嘴里埋怨着婆婆。她一抬脚，嘴里啊呜一声，那一群鸡扑棱棱，咯咯咕咕地跑向一边。然后又一只只，若无其事地来来回回地围绕着她转来转去。

“铃铛，后天就是四月初一了，我想去拜拜塔神，上一炷香，顺便求个平安。”秀英一边吃饭一边说。

“我也要去。”接话音茬的是老兵。老兵永远也长不大一样，一听说秀英去哪里，就跟屁虫一样黏着。秀英看了一眼五大三粗的傻儿子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你也去，行，去了给塔神磕头。行不。”“嗯，磕头。”老兵嘴里塞满了馒头，含糊不清地说。一听说让跟着秀英去磕头，就高兴了，索性端起碗来，喝汤。面条子汤。老兵喝得有点急，汤汤水水顺着他的嘴巴往外流。

“慢点，慢点喝。”铃铛笑着说。越是说，老兵喝得就越猛，一仰脖子咕噜咕噜喝了几大口。然后一转身，把剩下的半碗倒进了铃铛的碗里。秀英哎呀呀，说：“你看看，你这没材料的大兵。”铃铛笑笑，秀英也笑，饭桌上热热闹闹。老兵站起身来，摸着浑圆的肚子。看着铃铛傻傻地笑。秀英用手指了指东屋把老兵支走了，说：“去，给奶奶盛碗汤喝。”老兵不情愿，慢吞吞地进东屋看奶奶去了。

四月初一是小庙会，来拜塔神的人挨肩擦膀。香烟袅袅，人声鼎沸。看热闹的，小贩们吆喝声，还夹杂着间或有放鞭炮的。古塔在这些热闹声中静静地矗立，更显示出了它的庄严无比。有塔神么？仰起脸来，你看看，那歪斜的塔尖，不由得会让人想起来，或许这里真的有一位塔神爷爷呢。

秀英家离古塔几百米远的路，跨过一畦菜地就到了。秀英跟着攒动的人群挤来挤去，转了几圈，她不知道从哪里请来了一炷香。秀英虔诚地把香焚上，插在了香炉里。然后，她规规矩矩地磕头拜拜塔神。她微闭着眼睛，把自己的心事一点一点地讲给塔神听。秀英拜完，又毕恭毕敬地退到了一边。

人多，秀英挤来挤去。有好几次，她都差点被挤倒了。透过人与人之间的缝隙，秀英的目光开始来来回回地搜索。

终于，秀英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在一个角落里，她找到了那个卦摊。摆摊算命的男人五十来岁，浓眉大眼，年轻时一定是模样俊秀。但你仔细瞧瞧，那眼神与常人是有有些不一样。男人是个盲人，他的手里紧紧地攥着一根竹竿。男人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。男人前面蹲着一对年轻的夫妻，他们向男人讨教着什么。男人专注地听，又细细地讲，声音不大。秀英听不清楚他们说的什么。

“给我算一卦吧。”秀英蹲下来，凑近身子说。

“你又来了？”都说瞎眼的人心最灵。他一听声音

就记起了，秀英曾经找他算过卦。大概是上个月吧。

“嗯，又来了。我想让你帮我儿媳妇算一卦……”秀英说话时喉咙像是被塞了棉花。

“哦，那她的生辰八字呢？”男人不紧不慢地说着，眼睛忽闪忽闪。他听出来了，这个女人定是遇上了什么难事。

秀英再向前凑了凑身子，她小心翼翼地报上了铃铛的生辰八字。

男人皱着眉头，嘴里念念叨叨。秀英目不转睛地盯着男人的脸，她的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
哎哟，一个人不小心踩了秀英的脚，差一点整个人跌倒下来。秀英哪里顾得上这些，她专心致志地盯着男人看。

“没事，没事，你要问的事情肯定没事。”男人安慰着秀英说，“你的媳妇命里没有‘姻缘劫’。你懂吗？不犯姻缘，别的桃花小事，闭闭眼就过去了。”男人用手里竹竿敲了敲地。不用秀英多解释，男人自然知道秀英要问什么。

“嗯，我知道。我知道，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”秀英一连说了三遍，欢喜得不得了。她麻利地掏出钱来交给了男人，又千恩万谢地离开了。秀英的一颗心算是放进了肚子里。人群不再显得那么拥挤了，秀英三拨拉两拨拉就钻了出去。

秀英又买了些水果，有铃铛爱吃的桃子。老兵奶奶牙口不好，吃软的。秀英又挑了些软乎的。一大包，秀英拎着东西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去。

迎面走过来的是老兵，大老远，老兵看见秀英就喊道：“娘，俺去拜塔神！”

秀英笑眯眯地说：“你个大兵拜什么塔神呢。快回家帮铃铛干活去。快去！”

老兵执拗地不动，秀英拉他的衣袖。老兵使劲一扯身子，把秀英扯了一个趔趄。大兵，你个没材料的，我老了管不了你了。秀英看着跑远的老兵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秀英脚还没有迈进门，就冲着院子里喊：“铃铛，铃铛……”

“哎，来了。”直到听到铃铛响亮亮的答应声，秀英的心里才算是一块石落了地。她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这个媳妇，生怕一眨眼，铃铛就从她的眼前消失。要是那样，可真就是要了她的命。秀英耳边还在响着那个算卦人的话，一定没有姻

缘劫。嗯，没有，一定没有。秀英自己宽慰着自己。

“去洗几个桃子吃吧。停下手里的活来，歇歇。”秀英笑眯眯地对铃铛说。

铃铛停下手里的活，答应着。正要去洗桃子，睡在婴儿车里的儿子醒了，小家伙舞动着一双小胳膊，哇哇地哭闹起来。哭声像个小男子汉，响亮有力。

“哎哟哟，我的孙儿哟。”秀英呵呵地笑着，紧走几步跑过去，抱起了孙子。

铃铛洗好了桃子，给东屋的奶奶送了两个。自己和秀英一人一个坐在台阶上吃桃子。

“挺甜。”秀英看着铃铛说。

“嗯，就是甜。”铃铛吃着桃子，吸吮着桃汁。有一句没一句婆媳两个轻声说着话。

“铃铛……”秀英欲言又止。算了，秀英感觉有些话到了嗓子眼也不好意思说出来。说出来，又能怎么样呢。秀英看着吃桃子的铃铛，又把想说的话咽进了肚子里。

忙碌了一天，大家都沉沉地睡去。

夜静得出奇，有猫头鹰叫的声音划过夜空。秀英睡不着，多少年来，一到这个时间点，她就睡不着。她索性披着一件衣服坐了起来。

“你又来了。”秀英不用回头，就知道，有个人站在了她的身后。

“嗯，想你，睡不着。”男人压低了声音说。

一双粗糙的大手轻轻地将秀英揽在了怀里。秀英的肩头微微颤抖着，秀英轻轻地闭着双眼，泪水顺着她的面颊无声地滑落。

“三十个年头了……”秀英伏在男人的怀里轻声叹息道。

“是的，你等得头发都白了。”男人吻着秀英的头发。

夜空中又传来几声猫头鹰的叫声，清脆刺耳。

“你回吧，以后别再来了。”秀英嘴上说着，身子紧紧拥着男人。

沉默了许久，男人发出了一声长叹，“当年，要是……”

秀英不等男人说完，一双手轻轻地捂住了男人的嘴，她轻轻地摇摇头，示意男人别再讲下去了。讲出来又能怎么样呢？

男人走了。秀英疲倦地躺在床上，她真想大哭

一场。秀英知道男人没有讲出来的话是什么。秀英何尝不想跟男人轰轰烈烈爱一场，但人是要有责任的。她知道，这个家要是没有她，早就散了。老兵，这个自己唯一的儿子不定在哪里流浪呢，更不要说娶妻生子了。男人呢，男人要是真的把他的家舍弃了，那世界上又将多一个苦命的女人。

秀英想起了男人的老婆，那个腿脚有点不利索的女人叫杜娟。每次，秀英看到杜娟，杜娟都亲切地叫她秀英姐。杜娟是个好女人，好女人就应该有好命。秀英想到这里，用手擦了擦眼泪。哭，有什么用呢。这就是命，命运谁也无法抗拒。女人啊，命苦！秀英在朦朦胧胧中睡着了。

一睁眼，天已经亮了。秀英起床，到东边屋里帮婆婆倒尿盆。老兵两口子那边也开始有了动静，小孙子的哭闹声，老兵、铃铛嘀嘀咕咕的说话声。秀英出门打开鸡舍，鸡一个个耀武扬威地跑了出来。秀英抓一把高粱，手一扬，那一群鸡便争先恐后地哄抢起来。这新的一天算是又开始了。

轰隆隆响的机器声戛然而停了下来。正在忙碌的铃铛怔了怔，说，又坏了。秀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秀英最怕的就是机器坏。机器坏了，铃铛手里的活就做不了了。挣钱的门路一中断下来，秀英的心里就七上八下的。这一家老小都张着嘴等着吃饭呢。

老兵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。“坏了，又不转了。”老兵围着压面的机器转了一圈，还用手摸了摸轮子。束手无策，他能有什么好办法呢。老兵不知道发愁，老兵咧着嘴还嘿嘿地笑。

“我去找马二元给修理。”铃铛的话音刚落，就像一棒子打在秀英的头上，秀英脑袋嗡地一声响。她想拦住铃铛，铃铛已经风一样地跑了出去。

不用外人往秀英耳朵眼里灌闲话，秀英心里跟明镜似的。马二元一共进了她们家三次，秀英就感觉出来了。秀英是过来人，这事能瞒得了她？马二元看上他们家铃铛了。铃铛这孩子单纯，单纯得就像刚织出来的一匹白布。她能懂什么？

铃铛要是让马二元勾引跑了，那这个家就算彻底完蛋了。秀英正在给小孙子缝棉袄，她的心里咯噔一下，针一下子就扎在了手指肚子上，一滴鲜红的血慢慢地冒了出来。秀英有些头晕，她连忙停下来，摸了摸自己的心口。

秀英心里何尝不是滴血一般的难受，她想起了三十年前。三十年前，自己也像铃铛这么大。那个时候秀英跟铃铛一般的单纯……

“娘，你哭了。”老兵的一双大手在秀英的脸上擦拭着。秀英这才注意到，老兵站在自己的身边，老兵呆滞的目光让秀英一阵心酸。“你个傻大兵啊！”秀英狠狠地用手指头戳了戳老兵的脑门。一转身，向婆婆的东屋里走去，该是伺候婆婆小解的时候了。

压面机被马二元修好了，机器又开始嗡嗡地转了起来，铃铛又开始忙碌她的活了。院子里那一群鸡悠闲地转来转去，还咯咯咕咕地叫个不停。

马二元修理好压面机，一口水没喝就走了。马二元正经得让人看不出来半点端倪。越是这样，秀英越是害怕。秀英害怕得有些六神无主。她知道，有些事情是迟早要发生的。她又想起了那个算卦的人说过的话，有些桃花小事，闭闭眼就过去了。能过去吗？秀英心里苦笑一声。

秀英决定再去塔神那里拜拜，求赐一个福。夜色中，秀英的身影显得有些单薄，她急急地走，她一刻也不能停留。她要把自己的心事马上告诉塔神。仰望塔尖，秀英虔诚地许愿。跪拜再跪拜！

秀英站起来时，一双有力的大手轻轻地将她扶了起来。秀英一转身，伏在来人的怀里结结实实

地大哭了一场。多少日来，秀英的心口像是被压了一块石头一样难受。

“秀英，秀英……”婆婆的声音打断了秀英的思绪，这些日子，秀英总是心神不定。有时候怔怔地半天，小孙子尿了一身，都反应不过来是怎么回事。

秀英伺候婆婆拉屎。她费了好半天的力气，把婆婆拖起来让她斜靠在床头。她有些手忙脚乱，弯着身子拿床底下的便盆，然后再塞在婆婆的屁股下面。秀英起身有点快，差一点一个跟头栽倒在地。老了，就是老了。伺候一个人都不从心了。秀英心里叨叨着。

秀英伺候好婆婆，转身的当儿，婆婆一把拉住了秀英的手。婆婆的眼睛盯着秀英的脸，“娘，你有事。”秀英看着婆婆。

“秀英，俺今年多大岁数了？”婆婆问秀英。

“八十三，属羊。”秀英答道。

“俺这一把老骨头，这辈子有你这媳妇，该知足了。你是好媳妇，你有铃铛，你也是有福气之人。”一句话，秀英憋了一肚子的委屈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她明白，婆婆要说什么。婆婆年轻的时候是个精明利索的人呢，什么事情能瞒得过她呢。

她突然想起来，她今年五十九岁，也是属羊。秀英开始努力地想，铃铛属什么呢，铃铛呢，她一下子记不起来了。

孙妍，曾在本刊发表小说《春天牙科》，现居河北邢台。

[责任编辑 李向荣]